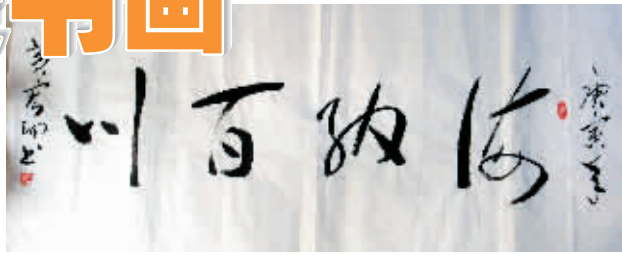


桑榆晚情

□ 见习记者 杨玉梅 文/图

古稀夫妇爱书画



翻开2009年新版的《世界名人录》，你能找到一位咱洛阳的名人——书法艺术家黄宏瑞。这位已经75岁高龄的老人在退休后的日子里，以笔墨纸砚为伴，和老伴一起谱写了一段美好的书画情缘。

自幼他就爱书法

在西工区御博城一套翰墨飘香的居室里，记者见到了黄宏瑞和他的老伴韩妙云。黄宏瑞精神矍铄，神采奕奕，老伴韩妙云同样气质不凡。

黄宏瑞说，他从小就喜欢书法，写字也一向认真。小时候上写字课，老师看学生哪个字写得好，喜欢用红笔画圈。别人的本子上一般只有一个或两个红圈，他的本子上总是有三四个或者更多的红圈。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了，平时比较忙，书法也就无暇顾及了。1995年退休后，他有了充足的时间，便重拾过去的爱好，开始了对书法艺术的新追求，这一练就是十几年。

黄宏瑞说，他爱书法，主要写行草，刚开始博采众长，后来就注重出新，最终自成一派，特点是飘逸、潇洒又大气。

写久了，黄宏瑞就自己琢磨：我的字到底写得好还是不好？得出去和别人切磋一下。于是，他开始参加一些国内的书画大赛。这一下不得了，接连三年，他在全国书画大赛中获金奖，还获得了很多荣誉称号，

对书法的兴趣也更高了。黄宏瑞不仅字写得好，在书法创作理论方面也颇有研究，他写的一些关于书法的论文也获了奖。

吸收老伴当学生

黄宏瑞说，他练字并没有固定的时间，兴致来了，准备好笔墨纸砚，能写一上午，往往是同一幅字四五遍、七八遍地写，直到把每一个字都写好为止。现在，他还收了一个特别的学生——老伴韩妙云。

其实，跟老伴学书法之前，韩妙云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。退休后，她参加了一个老年时装表演团，经常和一些老太太们跳啊、唱啊，锻炼身体，愉悦身心。直到去年，韩妙云觉得岁数渐渐大了，不可能一直在舞台上跳，看老伴整天写写画画，让人羡慕的，就想学书法。她的想法是，万一将来自己跳不动了，就可以在家里写写字，也不错。

跟黄宏瑞学书法的同时，韩妙云还在老年活动中心学画牡丹，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了。如今，他们家客厅的两面墙上，一面是已经装裱好的黄宏瑞的字：《海纳百川》；

另一面是韩妙云画的牡丹花，还没有装裱。韩妙云说：“我得先占着这面墙，要不都挂成他的字了，哈哈……我现在画得还不够好，等以后画得越来越好了，就一年换一幅。这样，客厅里就一面挂他的字，一面挂我的画，互不侵犯。”

晚年生活乐无穷

黄宏瑞和韩妙云都在家里时，常常一个人要写字，另一个人要作画。家里只有一张大写字台，一边放着黄宏瑞的笔墨纸砚，一边放着韩妙云的各种颜料和作画工具。黄宏瑞写字的时候，韩妙云就在一边等着。“不能催，一催就写不好了。”她说。等黄宏瑞写完，韩妙云马上开始备纸、调颜料、画画。画的时候，对绘画也有研究的黄宏瑞会在旁边指点一二：“枝干的布局要注意，叶子应该画在这里，画的主题要突出……”

等韩妙云画完牡丹，就该黄宏瑞题字了。不过，这个“第一观众”要求很严格，韩妙云的牡丹画好了他才题，对那些画得不好的，他还不愿意题呢！

沧海一粟

父亲的冰糖葫芦

□ 唐宝民

又到冬天了，满大街都是卖冰糖葫芦的，路边的小店也在播放那首熟悉的歌——《冰糖葫芦》，这使我想起父亲，想起父亲的冰糖葫芦。

我们家七个孩子，母亲去世早，父亲又当爹又当妈，日子过得很难。为了养活我们，给我们挣学费，父亲做起了冰糖葫芦，做好了，就用小车推着到处去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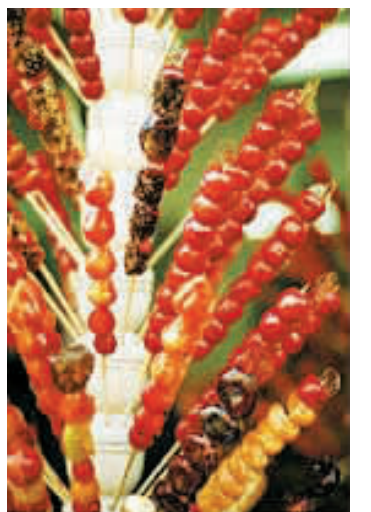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先是从县城的水果站批发回来一麻袋山楂，还有几捆竹签儿和一袋白糖。他总是先把山楂倒在桌子上挑一遍，挑好后再洗一遍。然后，他把山楂拿在手上，另一只手拿一把小刀，把山楂横着轻轻剖开一半，再用锥子把里面的籽儿轻轻挑出来。把去掉籽儿的山楂用竹签串上，接下来就是熬糖了。父亲把白糖放到锅里加热，等白糖化成液体后，就把已经串好的糖葫芦拿过来，放到锅里蘸一下糖，还要滚动一圈，让所有的山楂都蘸足糖才拿出来，放到事先准备好的铁板上……蘸完糖后放几分钟，冰糖葫芦就成了。

那些做好的冰糖葫芦，会被父亲插到一捆草把子上。他把草把子放到小推车上，就开始推着到各村去卖。

那时候，父亲每天早上三点多就要起来熬糖、蘸糖葫芦，每天要准备一百串。等冰糖葫芦做好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要上路了。他每天要走六七十个村子，有时遇上集市，还要推车去乡里赶集，因此每天要走五六十里的路。中午饿了，父亲总是舍不得进饭馆吃饭，就啃从家里带的玉米面馍馍，渴了就向人家要一口水喝。一直到天黑，等把所有的冰糖葫芦都卖完了，父亲才能往家走。到家后，匆匆吃完饭，他还要带着我们洗山楂、挑山楂籽儿、串糖葫芦……忙完这些已是半夜，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入睡，但只能睡不到四个小时，他就又要起来蘸糖葫芦了……

那些年，父亲就是用他的冰糖葫芦为我们挣来了学费，给我们买衣服和用品，使我们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坚持完成学业，顺利成长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去世十多年了，每到冬天，我都能想起父亲的冰糖葫芦，想起父亲那熟悉的叫卖声：“冰糖葫芦，卖冰糖葫芦了！”有时候，我也会在街边买一个冰糖葫芦吃，但总感觉没有父亲做的好吃。在我心中，父亲做的冰糖葫芦是最好吃的，因为那里面有浓浓的父爱。



影像岁月

□ 彭思信

50年见证爱情不老

我是1959年农历腊月二十六结婚的。当时我们那里有个风俗，娶媳妇都在夜深人静时进行。因此，婚礼前一天，我们家便围满了人，亲友们有打扑克的，有下棋的，有聊天的，大家都在等着晚上迎新媳妇。

刚过零时，迎亲的人群就出发了。路不远，只有一公里左右，可来回竟用了两个小时，这大概是“闹媳妇”的缘故吧。

媳妇接进门，结婚典礼开始了。主持典礼的是一个平时爱开玩笑的同事，他让我们给大家介绍恋爱经过。那时我不会说瞎话，就回答是自由恋爱，大家一听，更来了兴致，一个劲儿嚷着让我们讲恋爱经过。我羞红了脸，新媳妇也低着头不吭声，大家见我们不说，开始朝我们身上撒红纸，还把我们往一块挤，让我们同啃一个苹果，场面非常热闹。“闹媳妇”是我们这里的习俗，大家往新媳妇脸上撒红纸、抹煤灰，让她给人点烟，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文明的。

等大家闹完，时间也到了第二天中午。我跟妻子是同事，都在一个木业社工作，而厂长是我四哥。此时，四哥安排大家去木业社的食堂就餐，四个人一桌，四个菜，没有酒，只供给馒头。由于人多，开饭时没有那么多桌

子，只好等一些人吃完了，腾出桌子，另一些人再吃。

一直到下午，大家才渐渐散去。这时，四哥让我们去拍结婚照。当地只有一家“泰云照相馆”，我借了木业社的自行车，带着妻子去照了这张结婚照。那一年，我22岁，妻子21岁。

转眼到了“文革”，这张结婚照险些被当成“四旧”烧掉。现在看这张照片没啥，可在当时就算是比较出格的了。为此，我跟妻子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我主张烧掉，她则主张保留。最终我还是把照片烧掉了。

直到“文革”以后，我才觉得烧掉的照片有些可惜。这时，老伴拿出当年的照片，说幸亏她珍藏了一张。原来，我们的结婚照共洗了三张，两张被我烧掉了，一张被老伴藏起来了。现在，50年过去了，这张仅存的结婚照显得更加珍贵，我把它扫描后存进了电脑，作为我们爱情的永久见证。

治脑病也“减负”

帕金森、脑萎缩、中风、老年痴呆、脑瘫、失眠头痛贴补工程启动

“洛阳脑病贴补工程”自启动以来，受到了众多脑病患者的热捧，报名要求享受贴补的患者已达150名。经中心严格审核，为60余名患者办理了贴补手续。笔者在贴补现场了解到，GM1作为治疗脑病的黄金物质有很高的知名度，许多患者在急性期都用过，但因进口

GM1价格昂贵不得不停药。而国产GM1因含量与浓度达不到治疗量，难以产生很好的效果。

本次贴补工程推荐的“生瑞素软胶囊”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采用最新生物技术提取，GM1的含量从以往传统产品的5%左右提高到92%，显效率高，而

且还给予补贴。很多老病友早就打电话报名，还相互转告，结伴而来。

截至昨日，补贴金额已达6万余元，热线电话还在不断响起。工作人员希望报名的患者尽早前来，否则将错失良机。

详情咨询：0379-63319920